

(香港)◎柯达群/著

山婴和她的男人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山婴和她的男人

(香港)柯达群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雅伦图文技术服务公司激光照排

丰润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65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,600 册

ISBN 7-5059-2034-0 / I·1415 定价:5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七十年代，一辆囚车在闽西山区失事，囚犯李远生单身逃入深山。当地驻军派出小分队进山追捕。

逃犯在山中遇猎户妻子山婴相救，藏身山洞。猎户女人平静的山居生活就此激起波澜，在闭锁的深山与逃犯因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而萌生“相逢不必曾相识”的爱欲之念。他们在几乎荒无人烟的大自然怀抱中纵放人性的欲念，追寻对过往的补偿。

灵与欲的挣扎终于导致血与火的劫难，为生死爱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悲歌添上不起眼的一阙时代小曲。当命定要死的都死去了，当爱与怨像短暂的过眼风云消散后，山婴——这个当年被社会洪流卷进万山丛中而被遗忘的女知青，这个几经苦水泡洗而劫后余生的女人，抱着初生婴儿独自踏上回归闽南小城的旅程……

目 录

一	逃 生	(1)
二	追 捕	(6)
三	山 婴	(17)
四	邂 逅	(34)
五	胡 仔	(45)
六	报 讯	(55)
七	窥 浴	(66)
八	交 欢	(80)
九	受 伤	(97)
十	怀 孕	(105)
十一	解 脱	(116)
十二	婚 礼	(127)
十三	出 山	(138)
十四	母 爱	(161)
十五	中 秋	(183)
十六	火 葬	(203)
十七	诀 别	(219)
尾 声		(233)

一 逃 生

也许当年罪孽深重，终不免一死。当
年周遭是血腥味，现在亦还是血腥味
.....

闽西，福建与广东接壤的广袤山区，山一座连着一座，密林一片连着一片。登高放眼，绿浪像海涛一样，延绵起伏，无边无际，消融在阻断天际的灰蓝色群山之下。这一片深山老林，是一处世欲难以穷尽的造物禁区，山林之中除了由简陋的土楼组成的零散村落，还藏有一些钢筋水泥的森严建筑，那是用于囚禁重犯的监狱。闽西山势的险峻，无异于使其与外界阻隔的天然屏障，使该地区的数个县份，有史以来便一直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之中。

一九七二年夏天一个中午，一部北京牌吉普车从一座监狱驶出，爬上在山腰盘旋的公路。公路很窄，几乎仅容两部汽车擦身而过。酷热的太阳下，汽车驰过，尘粉便铺天盖地扬起，在公路上翻滚升腾，飘落得路旁的树木亦是一片带灼热感的土黄色。

这是地区公安局专程来提解犯人的囚车。上着脚镣手铐的犯人坐在后座，夹在两个武装押送人员中间。一位文职官员坐在司机旁边。犯人叫李远生，瘦高个子，一个月前，他刚从江西的劳改农场转到闽西监狱单独囚禁，现在又被提解上路。

午后的太阳烧烤着山区，前方的山林在蒸腾的空气中如海市蜃楼般地飘动。

路，忽而平坦，忽而盘旋，似乎在群山中作着绕迷宫的游戏，出了这山进那山，没完没了的，除了山林还是山林。

天渐渐暗下，远山已在暮色中模糊，司机开了车灯。士兵们在入夜清风的吹拂下，偷偷闭目养神。李远生在暗下来的车厢里打着呵欠，也闭上了眼睛，但一会儿又被激烈的颠簸摇醒。天完全黑了，车灯照亮的路面，坑坑洼洼，是一段年久失修的公路。

“开快点，争取九点前到龙岩。”穿便装的干部不耐烦地催促司机。他不时借对面来车的灯光看着手表，不断低声咒骂。

司机换挡踩油门，汽车吼叫着加速上坡。前面是更为狭窄曲折的盘山公路，汽车丝毫未减速，依旧飞驰，路旁的树林和山岩在车灯照射下像低飞俯冲的怪物，迎面扑来又眨眼消失

.....

此时前面急转弯处突然射出一道灯光，跟着冲出一部卡车。卡车大灯的强光立刻遮没了吉普车的前方，司机大骂一声，急忙朝里扭着方向盘。卡车呼啸而过，吉普车的前灯照亮一堵狰狞岩壁，如此之快，如此之近，司机把方向盘一回，汽车掉头擦过岩壁，失去控制地横越公路，一头栽下山坡，压过低矮的树丛一路翻滚下去。车厢里的人还来不及发出狂叫便像

肉团一样在车内上下抛滚碰撞……

李远生第一个醒来，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尝试用带手铐的双方推开身上的重压，那是软软的人体。他摸到了脑袋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都是粘糊糊的。他蠕动身体，双手摸索着抓住可以撑力的东西，艰难地抽出带镣的双脚。渐渐地，他看见月光从车窗射进，看见窗外清朗的夜空，以及天边零落的几颗星星。他小心地拔掉窗框上残破的玻璃，然后像四脚兽一样爬出车厢。

这是一处幽秘的河谷。上面，是陡峭的山坡；对面，是黑沉沉的密林。月亮凄清的光辉照着河谷的遍地鹅卵石。雨季时这里是山洪翻滚的河道，现在只有前面一道闪光的溪流潺潺流淌。

吉普车四轮朝天躺在山脚，周围弥散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。穿便装的干部半身挂在车外，月光下仰天的脸凝着血层，无声无息。车厢里有人蠕动着呻吟：“把我拉出去。”

李远生朝车厢张望一会，举起带手铐的双手说：“钥匙呢？我的手铐住，动不了。”

“大概在那个干部身上，你找找看。”

李远生将干部的尸体拖到车外，从他的口袋找出一串钥匙。他拗转手腕，试了几把钥匙，终于“卡”的一声打开手铐。

“开脚镣的钥匙呢？”他朝车内问道。

“如果他身上没有，那就要到龙岩才能打开。你是要犯。把我拉出去。”士兵又呻吟起来。

李远生不相信士兵的话，返身将尸体里外又抄了一遍，仍找不到其他的钥匙。他抽出死者腰间的“五四”式手枪，熟练地插进自己裤腰，然后从车窗探进身子，抓住士兵的衣领叫道：

“忍住点，自己使把劲……”

那个士兵其实已经爬不动，全靠李远生咬着牙将他往外拉。他嚎叫着，大概碰着伤处。李远生将他拖到车外，看见他的军装被血浸湿了一大片。

“我的腿完了……请你帮我包扎一下，要不血会流光。”士兵躺在地上微弱地呻吟。

李远生从干部尸体上扒下外衣，撕成布条替士兵包扎伤腿。他没拉起士兵的裤管看伤势，反正不管骨折或是伤皮肉断血管，他所能做的只是包扎而已。

“给我一些水。”士兵声音越来越弱。

李远生从车后找出压扁的加水桶，脚镣铛啷地走到前面潺潺的小溪旁，打了小半桶水回到士兵身边。

士兵睁大眼睛，口大张着，一副饥渴的样子。看那模样，浸血军装所包裹的躯体已经不能动弹，生命力正在迅速消退。

李远生合起双掌，掬水倒进那张干渴的嘴巴。

士兵喝完水，喘息一阵说：“你走吧。到了龙岩，你会被枪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李远生并未感到震惊，但却难以相信。关押了五年，又要被处决！

“过两天那里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审会，毙二十多人。运动来了，各地都要镇压刑事犯罪分子。”

李远生顿时颓坐地上。一路上他都在寻求这趟旅程的答案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，但却没往“死刑”二字去想，难道命运真的在走迷宫，五年绕了一圈，又回到死刑的起点？他望着对面的黑色山林，头也不回地木然问道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大概是永定县。”士兵颇带同情地回答。

命运！李远生在心中叫起来。

五年前在这片山区被捕，现在又突然处身其中，也许当年罪孽太深重，终不免一死。当年周遭是血腥味，现在亦还是血腥味。血腥味正从车厢内外飘散开来。李远生也闻到自身发出的血腥味，那是子弹贯穿身体之后的味道。他突然想起长年盼他减刑出狱的母亲，心内顿生悲情。他发现自己原来早已不是“人”，只不过是一头关在兽笼养下来的有灵有性的动物而已，节日一到，就被挑出来摆上祭坛。

他回头望一眼士兵。

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帮我烧堆火，让过路的汽车看见。如果等到天亮，我就没救。”

李远生拖着脚镣，将车厢里的两具尸体拖出来，和干部的尸体一块摆在山坡下的草地，然后在附近拣了一大抱枯枝堆到汽车上面。

他退到一边，抽出腰间手枪推上子弹，对着两脚之间的铁链开了一枪，火光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脚下迸闪，链条断开。他随即举枪瞄准汽车油箱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火焰从油箱窜上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李远生拖着断链的脚镣，转身朝小溪走去。

火焰在身后呼啸，脚镣磕碰着卵石铛啷直响。他在溪边停步脱下崭新然而染血的布鞋，卷高裤腿，一手枪一手鞋地涉过潺响的小溪，没入对岸密林。

河谷的火越烧越猛，并且借助风势卷向附近灌木群。黑暗的天边开始映现黯淡的红色，山风带起阵阵血腥味……

二 追 捕

逃犯叫李远生，以前在这里和你们较量过……

坟场座落在出城的大路旁，俯视着川流的永定河。原是一处荒坡，平出了一大片坟场，几十座坟墓，分三行排列。一式的石碑，一般大小的坟包。这是军人坟场。一九六八年秋冬之交，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，闽西地区造反派在几位本省籍高干率领下拉队上山游击。北京“中央文革小组”表态为“武装叛乱集团”，正式下达进剿令。

战事伊始，当地驻守部队对这支由学生与退伍军人组成的队伍掉以轻心，莽然进山剿匪，伤亡惨重。因为几位领头起事的老家伙，都是当年在当地打游击出身，甚有群众基础。初期交锋，杂牌军反略占上风。于是高层出动重兵，由福州、广州两大军区野战部队分兵夹击这片闽粤交界的山林。

几经血肉飞溅，“平叛”取得最后胜利。寂静的永定河畔拓出了这片坟区。全是二十出头的军人，未能马革裹尸，魂归故里，全都睡在这处寂静贫脊的山脚下，听河水的长年低吟。

刘志勇从军分区到这个县蹲点后，每天一大早，他就踏着

晨露走上山坡，在这片坟场中的一座墓前坐着喘息、沉思。直到太阳升上，蒸发了露水，他才缓缓地披上外衣沿着山坡下逐渐热闹的公路，走进县城到人武部上班。

几年前，当他面对一个个坟坑，一具具简陋的棺材，听着最后致礼的排枪声，嗅着新土的清新气息，心中的确回荡着壮烈与悲哀；然而几年后，当他又踏足荒草萋萋的坟场，那种少年的壮与悲已荡然无存，只有一股漠然的失落。

那时他二十岁不到，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父亲的荫庇使他躲过上山下乡浪潮披上军装。

闽西枪声一响，任省军区副司令的少将父亲便对他说：“去锻炼，和平环境养不出好汉。”

团队领导马上把他点上，随参谋部人员驻在县城。

那里已是战区，枪声日闻，虽然见不到叛匪，但伤兵源源不断送到县城，也够热闹刺激。

血与火——他寻到了年青人的刺激，甚至连悲怆的葬礼，也带有如今不再的豪情。当刘志勇在坟间徘徊，在附近为他的那座坟采摘带露的花与叶时，心中有许多感慨。当年这里的一切都是色彩鲜明，坟，是带红色的新土；碑，是白色的新石，尤其是描上红漆的碑文与碑顶的星，使死亡的地方竟然也洋溢着生气。

看着被风雨吹淋得颜色几近山中老岩的碑石，还有坟上坟下的荒草，刘志勇心想，大概事件平反后，当年上山的几个老家伙也放了，也给个支薪的闲职养老，那么清明时节，老师就不好带孩子来此扫墓，接受什么“革命传统教育”。生的，死的，整个事件怎么讲呢？于是活的沉默地活着，死的也安静地死去，也许只有人武部的工作人员，每逢清明才带上一罐红漆

描红每块墓碑上的铭文。

他把带露的成束野花摆在坟前。扫墓的人每年好像都不尽责，都漏了这块排在最尾巴的墓碑，以致墓铭原有的红漆已经发黑干裂。

“苏娟娟，女，山东青岛人，卫生员。一九六五年入伍，生于一九五零年五月二日，卒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。”

同是山东老乡。她是六五年才跨进福州军区卫生学校就读，随队赴闽西执行任务时，还藏着军内“造反派”的袖章。

参谋部就在县医院隔壁，刘志勇立刻被她高挑的身材和美貌吸引了。他们站在医院走廊或是绿荫小径谈小说，尤其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小说，探讨作品讴歌的生死爱主题，讲着朦胧的、似有寓意的对话。

她要随医疗小分队进山，刘志勇自告奋勇说：“你们的政委是我爸爸部下，我告诉他，把你留下。”

她奇怪地挑高眉毛望他一眼：“留下？为什么要留下？我写了两张请战书才批的呀。”

“你不怕死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的笑有点勉强。

刘志勇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，不过那从白衣露出的绿色，使她意识到死神是随时和军人作伴。他觉得她美极了，白大褂下露出的绿色军装，还有领口的红色领章，使她比人所共赞的白衣天使来得动人，多一份飒爽英姿，多几分妩媚。

当天晚上，他绕过哨兵，到医院值班室找她。她正托腮沉思，对他的突然出现只报以一笑，似乎是意料之中，等待之中。

在窄小的更衣室，她流出的血染红了铺在地上的白大褂。他觉得不安，她反倒以医务人员的镇静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每个

女人总要有一次。”

她抱住他，搂得很紧，脸上的神色似乎想得很远。

“你会后悔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摇摇头，“可惜给了不是情人的男人。”

“你还有情人？”刘志勇笑问。

“当然有，在北京外语学院。”

“真的？”刘志勇开始相信了，“你为什么不给他？”

“他是书呆子”。

“他从来没向你这美人儿索求？不可能。”

“去年到北京串联，他很忙，当了兵团的小头目，还有一位秘书，同系的姑娘，说是苏州人。”她好像在谈别人的事，表情淡淡的，“在北京十六天，只和他们见了两次面。”

“你们没单独见面？”

她摇摇头，一缕苦笑，将眼前的军人搂得更紧，生怕又一次失去生命中的依靠似的。她轻轻说道：“她的确很漂亮，怪不了他。”

“没有比你更漂亮的了。他的确是书呆子。”

他吻着她没了笑容的唇角，她陷在迷惘之中。“你就因为这事要上前线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仍然笑不起来。

“你就因为要报复他，所以找上我？”刘志勇被她的漠然激怒了，浮上冷笑。她望了他一眼，稍感诧异，瞬即又恢复那派茫然，抱住他的手也松在地板上。

“不知道……是你摸进来，是你找我的。”

“你说我强行施暴？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，但起码引诱我。”

刘志勇见她不似开玩笑，急忙起身扣上皮带。

她楞着，望着，眼见刘志勇就要拉门出去，才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，就这样溜了！”

刘志勇回望一眼，见她坐起身，掩脸抽搐。他动了恻隐，又回到她身边捧起低垂的脑袋吻着。她猛地搂住他的脖子，用火热湿润的嘴唇印遍他的颜面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我也在等，我也在等，我明天就要上战场，我会死的，我也在等，是我诱奸你，我也在等……”

她又接着年青的军人躺在染血的白褂上，以女兵被压抑的情感，带着突发的狂热在生死之间捕捉快乐时光。

“你是党员吗？”沉寂的那刻刘志勇问道。

她摇头。他清楚地看见颧骨上有几颗棕色的雀斑浮在白晰的皮肤上面，那使她带几分孩气与娇弱，他吻着雀斑，耳语道：“你写申请书，明早交给政委。回来后我帮你解决党籍。”

她的眼睛又充满奇怪的冷淡，嘴角挂着一丝淡笑，不知冷热。

三天后，苏娟娟回来，子弹穿透胸膛。染血的衫衣口袋有一封未写完的信。不是入党申请书，这个漂亮的女兵在生死边缘耿耿于怀的，不是军人应有的壮志，而是远在北京的情郎，还有夺走情郎的那个女生。

“如果我在战场死去，死前的一刻我会为你们的幸福祝福，而且不希望你们记着我。我太渺小，太微不足道，在你眼中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女兵，我只不过是为了去死才活着，只有死才是属于我的。漂亮的连衣裙，天长地久的爱情，还有什么浪漫的感情，都不是我这个必须去死的女兵可以享受的……”

信没写完，她不相信真的会死，还想着归来后亲自上邮局投寄。那通篇的什么祝福，不过是泄心的醋意与被抛弃的痛苦反语，她不会希望这样的信被战友从尸体上找出来，交给部队领导传阅。

刘志勇见她的时候，战友已为她换上崭新的军服。她显得安祥，似乎带有微笑。刘志勇明白了，那其实是苦笑。

他诈称是中学同学，又是老乡，得到团长的同意，代表参谋部人员为她扶柩、下棺。

也许因为她缺少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也许因为她带着那么一张赌气的情书去死，她的坟墓在最后一排的尾巴，没有任何追认与奖赏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每当听到世人抨击高干子弟的任性行为，他在反省往事时，总会想起苏娟娟死亡前浮起的那抹苦笑。苦中作乐的微笑。那夜在更衣室所做的，他相信不是罪孽，那不是少将之子的第一次，但却是姑娘的第一次。姑娘会感谢他的，否则她会什么也没尝到便被死神带去，在阴间会更为幽怨。

“刘参谋！”通讯员小陈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坡。

“什么事？”刘志勇见他额头冒着汗珠，显然是一路小跑上来。

“陈部长要你马上到办公室去。”

刘志勇霍地站起来。一定是有了消息，这老头才会在星期日大早找他。他正在等待福州方面的上调消息。

闽西战事结束后，他被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驻防，担任连队指导员。这是父亲磨砺儿子的计划。可惜天不作美，就在新婚翌年，父亲突然死于心肌梗塞。人在人情在，人一走，茶

就凉了。老少将生前为儿子安排的“曲线晋级”计划开始被人谈论，风言风语悄悄在周围流传。刘志勇感受到世态炎凉，意识到自己可能像许多“无名英雄”一般，被长期钉在海岛。

婚姻在此际也亮起红灯。妻子只到海岛探了一次亲，便发誓永不踏足。

“比流放犯栖身的海岛还凄凉。”她说，“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，需要完整、充实的现代物质文明生活。”

刘志勇看到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，穿军装的英雄已经落伍，原始的、永恒的拜物主义又抬头了。他考虑退伍回到城市去，但社会已兴起文凭热，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学历，又失去父荫，充其量是地方上的一名小干事。那时与活跃在省城上层社交圈的妻子，差距将更突兀。

“戏子！贱货！”当他用汽艇把妻子送回陆上，他在心中骂道。他意识到必须苦心修补，否则婚姻破裂指日可待。他骂她，但舍不得她，一个水妖般的女演员。

他开始让母亲找父亲生前的老战友，并且以胃疾，以面临破裂的婚姻为借口，打了数份要求调回陆上的报告。几经波折，他终于回到陆上，但不是回到省城，而是进山到闽西报到。

妻子为他安排了一顿丰富的晚餐，那热情与激动，令已失父荫的刘志勇几乎感动得想向她忏悔。更令这个饱受海岛风雨吹淋的低级军官惊异的，是妻子当晚给他的抚慰是那么奔放疯狂，毫无节制，似乎要永远消除双方冷漠的隔阂。但是当他虚脱般地躺在床上时，她却收起放浪，冷静地向他谈起离婚。离婚可以使他回到省城。到省军区，或省政府，她都可以办到。

他明白了，妻子一直在演戏。

他猛刮巴掌，使她脸上的红色久久退不下去；他蹂躏她，将她像一个妓女般地榨取剩余价值。他用事后自己也感到后悔的狂暴，将她折磨了三天。后来他必须到闽西去了，她也走了。但谈判仍在继续，没有男方同意，法院不会允许一个女人与现役军人离婚的。

在闽西，他感觉不到生活的暖意，军官们视他为失势的纨绔子弟。他终于屈服，同意在接到调令的时候，在离婚书上签字。参谋部同事的冷淡愈来愈甚，他提出到永定县蹲点，县人武部部长是父亲早年的警卫班长。

他急匆匆直奔部长室。老头子正坐在沙发上呷茶，显然等了一会。

“陈部长，你找我？”

“小刘，一大早又往城外跑啦。”陈部长对他倒没有官腔，一副忠于旧主的心肠。

刘志勇一坐下便问：“省里有消息了？”

“不要着急。星期天一大早叫你到办公室，不会为这些事情的。你刚才又去城外坟场？”

刘志勇点点头，心凉了半截。

“当年那场战事，你参加了？”

“爸爸想让我锻炼，那时我才刚完成新兵训练。”

“坟场里有你的战友？”老头冷淡地问。

刘志勇抬起头，奇怪老头子追查起几年前的旧事。

“你可以干出色些。比方说，随部队进山开几枪。”

“不是我的错，是团里把我留在县城的。我那时才十几岁不到，谁不想打仗？”